

周涛 作品

西行记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西行记

周涛
作品



南方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行记 / 周涛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360-8793-4

I. ①西…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0837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文 珍 周思仪 周 飞

技术编辑：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ANGULAR VISION

书 名 西行记

XI XING J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8.75 2插页

字 数 190,000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楔子

所谓生活，无非就是说生命活过的地方，时间和地点。它们曾经存在过，然后消失，无影无踪，留不下多少痕迹。大部分生活都看起来毫无意义，平淡无奇，琐碎平庸，过去就过去了，像一些垃圾，毫无价值地堆积在人的记忆里。有谁会认为自己的经历就是传奇呢？没有，人们都会觉得自己的生活和别人大同小异，不管你吃了什么，屙出来的都差不多，谁也尿不出葡萄酒，屙不出珍珠玛瑙来。

这些“垃圾”堆积在那里，尘封在记忆中，任凭岁月的风尘一层一层地覆盖，历史的霜雪一遍一遍地淹没，渐渐被遗忘，偶尔被提起，却因为没有任何价值，而被扔得更远。

它们，这些“垃圾”早就死了。

它们就像兵马俑一样，站立、列阵，有面型，有表情，但是永远发不出声响。这些时间的殉葬品，谁能让它们活转过来，告诉你它们经历过的事物呢？谁又能想到，这些被深厚的土壤埋葬了的各种生活的“垃圾”，有时候像种子一样，反而在埋葬中获得了生存的机会呢？

在东后街上，有一个70多岁的退休老人，白发苍苍，神采奕奕，耳朵有些聋，身体还行。他自称是“一头老狼的身体，铜头铁脖子，麻秆腿豆腐腰”，擅长长途奔袭，不善于短促突

击。现在他最大的本事是“能吃能睡”。他有个小小的爱好，就是喜欢翻拣他那些记忆的地下室里堆积的旧垃圾。翻来拣去，找不到一件稍微有点儿价值的东西，他写不成回忆录，也没有什么物件值得留给后人。太平常了，我能有的别人都有，别人能有的我不一定有。就这么回事儿，剩下的就是混吃混喝，等死了。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座土馒头。还翻拣个什么劲儿呢？

终于有一天晚上，这个不死心的老头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不同寻常，就好像那些种子发芽、生根、挺枝、长叶一样，他的尘封的记忆忽然被唤醒了似的，又活过来了。那些人，那些事，拂去尘埃，现出面目，一个接一个从地下室里走出来了。过去的普普通通的日子，突然一下凸现为生活。过的是日子，写出来就成了生活。过去的那些稀松平常的人和事，在梦里活过来，变得忽然具有了各自的意义。他们都好像在说：“写呀，为什么不写呢？可以写一本书，书名都摆在那儿了。”

这个梦真真切切，点化了他，一梦点醒了现实中的人。他醒来之后，老是在想着这个梦，坐卧不安，反复思量。他顺手翻开莎士比亚的书，想寻找一点感觉，果然，一段话自己跳进他的眼睛：“在这风雨飘摇、国家多故的时候，我们惊魂初定，喘息未复，又要用我们断续的语音，宣告在辽远的海外行将开始新的争战。我们决不让我们的国土用她自己子女的血涂染她的嘴唇；我们决不让我战壕毁坏她的田野，决不让战马的铁蹄蹂躏她的花草。那些像扰乱天庭的流星般的敌对的眼睛，本来都是同种同源，虽然最近曾经演成闯墙的惨变，今后将要敌汽同仇，步伐一致，不再蹈同室操戈的覆辙；我们决不再让战争的锋刃像一柄插在破鞘里的刀子一般，伤害它自己的主人。”

他觉得这些话说的就像那时候，地方也像是那个地方。时间开始倒退回去，四十多年啊，走过来很漫长，很漫长，可是倒回去，只需一秒……那些四十年前发生在喀什噶尔的陈年往事，就这样渐渐地在他的脑袋里面呈现出来，演电影一样——当然，是黑白片。

虽然是黑白片，却不是卓别林时代的哑片。整部片子里都配着音乐，十二木卡姆是贯穿全剧的基调，时而忧郁、悲凉、舒缓，时而高亢激扬，如同沙漠风暴；其中穿插着《黑眼睛》（喀拉快孜）和《牡丹汗》那样深情迷人，恍若仙曲的爱情民歌，还有那支每与闻之必会催人泪下，涤荡肺腑的《塔里木河》……

是这样，正是这样，演出从回忆中开始，从头至尾，伴随着的是喀什噶尔独有的那种音乐。回忆，常常是因为音乐诱发的……就像一不小心碰响了一个琴键，然后引发出全套的十二木卡姆。

正是这样，“所有的文学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谁说的？郁达夫说的。

这次又让他说对了。

如果命运给了一条看起来让你绝望的路，那也没准儿是好事呢。它只对那些它特别看得起的人，才会这样安排。命运如果你一开始就顺顺当当、叮叮咣咣，你就要小心喽，这条路走下去往往是通向平庸，一事无成。如果荆棘丛生、危崖险途，你也不要绝望，更不要自杀轻生，从无路之路上走出来的，往往通向意料不到的结局，那结局无非是两种可能——不是让命运毁了你，就是你改变了命运。

1972年的春天，有两个倒霉蛋呆立在那里。

一个大约有一米八，另一个也是。一个瘦、白，另一个壮、黑。瘦、白的那个似乎想说话，但一时又找不到话可说；壮、黑的那个好像更沉得住气，根本就不想说话。

那个春天的天气阴郁愁苦，灰色的云层看起来又腻又黏，像一块脏抹布，散发着洗碗布的霉味儿。地面上一些积雪化了，另一些还堆着。化了的地方一片泥泞，略高处拱出几块干地，看起来就像长了牛皮癣的皮肤，让人恶心。周围的行人稀稀拉拉，衣衫昏暗，面无表情，低着头寻找路面上可以下脚的地方，像几只迟疑的老鼠，时走时跳。

一切都暗合并增强了愁苦绝望的心境，那个1972年的春天。

姬书藤和哈皮当时正站在克孜勒苏驻乌鲁木齐办事处的土院子里，等候开往南疆的班车。等车的人不多，散落在院子里，彼此都不认识，谁也不敢先放下警惕。那个早晨的空气里饱含着一种凄凉和无奈，就像一头待宰的牛眼睛里看到的那样。命运一下子把人推到了一个挂满了蝙蝠的未知洞口，只说了一句“去吧，这就是你的前途”。

他俩站在这个人生的起点上，听天由命，有一种彻底失败后的沉静，谁也找不出可说的话，无话可说了，呆若木鸡地默

默站着，仿佛都在思考着什么。其实他俩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有思考，完全是一团乱麻，一片混乱，毫无头绪，失去了思考力和判断力，就像被宣判了死刑的人，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在回荡：“这辈子算完了。”

姬书藤和哈皮都是少年时随着父母到了新疆的，他是从北京来的，哈皮是从武汉来的。他俩十八九岁考上同一个大学，同班同座同一个宿舍，一起打球、游泳、唱歌、朗诵诗，也曾无忧无虑生活充满阳光。然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虽然赢得一片迷茫，却有幸没有夭折在枪炮声里。之后到了部队农场再教育，熬过了一年囚徒似的苦役，终于苦役结束了，却被分配到南疆——一个比边远更边远、比艰苦更艰苦的地方。

正是在这个鬼起点上发生的事，全都莫名其妙，不可思议，荒诞无聊却又让人终身难忘，终身难忘却又谁也不愿意提起——因为提起这些破事除了让人沮丧之外毫无意义。

那天只有一个人前来送行，刘西骑了一辆二六型自行车兴致勃勃地出现在这个土院子里。刘西的爹是个老红军，农垦厅的厅长，人称刘聋子。这个1929年参加革命的刘聋子，是江西永新县的人，那时闹红，一伙子年青人一起出来了，什么姜驼子啦，毛矮子啦，贺圆头啦，一帮子全出来了。谁知道他娘的这一下就走得远喽，跑到南泥湾种地也就算了，竟然跑到新疆来了！“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要命！”刘聋子说，早知道跑到新疆来种地——农垦厅长不是种地的吗？种荒地的——还不如在永新老家种地呢！

现在刘聋子的儿子刘西来了，他一来就大喊大叫。“这鬼

地方怎么连口水也不给人喝啊？你、你去烧壶水去，顺便拿几个杯子来！”他指着屋门口立着的一个女人说。

那女人冷着脸，一声不吭进了屋，再出来时，没有拎水，带出来一个男人。“谁在这里闹事？”那男人凶道。

那女人指了一下。

“你是干什么的？跑到这里来撒野！”

“没有哇，要口水喝是撒野吗？”

“你是不是说了‘这鬼地方’？”

“说了，怎么啦？这就是他妈的鬼地方！连口水都……”

话还没说完，那男人已经冲过去，一把揪住了刘的领子，紧紧卡住了刘的脖子。那男人看不太出年纪，动作很快，态度很凶，像30多岁人的动作，但是又像50岁人的面貌。

这下把刘西卡疼了，他先说了两遍“你放开！”，后面又说：“你放不放开？”

不放，揪得更狠。

老红军刘葺子的儿子也不是吃素的，他身体壮实，喜欢滑冰，还喜欢在武斗时期冲锋陷阵。此时他毫不犹豫，身体后仰，收腹，腾出一条右腿来，朝对方的小腹一脚猛踹。

姬书藤在旁边看着。他没想到刘西的一脚力道这么大，那男人不但松了手，而且跌翻出去几米远，滚在地上捂着肚子大叫。看样子疼得要命，那女人一边跑过去扶他一边叫喊：“这是办事处主任哪，肚子上刚刚动过阑尾手术哪，踢死人了呐！”

这两个男女在地上泼赖了一阵，突然那男人爬起来，说了声“你等着”便直奔他那屋里去了。刘西不在乎，等着就等

着，看他还有什么本事。

姬书藤说：“刘你快走吧，他可能抄家伙去了。”（他平常总把刘西简称刘。）

刘说，抄家伙吓唬谁呀，不动。

姬书藤硬推刘：“快走！”

刘西不情愿地走，边走边回头。

那男人出来了，手里提了斧子追过去。

姬书藤一看，这还了得，要出人命了！哈皮当时呆在那里，像根木头一样一动不动。姬书藤赶快跟上去。刘跑到自行车处，回头看那男人提着斧子近了，一慌，车钥匙插不进去。那人到了跟前，抡起斧子，姬书藤从侧面冲上去，一把抓住。

这时刘的锁开了，跳上车走了。

刘走了，那男人揪住姬书藤不放了，“你们是一伙的，今天的班车不发了！”他是办事处主任，说不发就不发，这么僵持着一上午。姬书藤心想，这也不是个事儿，便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他过去给那男人说，主任啊，今天的事你应该感谢我，是我救了你呀。

那男人牛气哄哄地说：“你们是一伙儿的，我感谢你什么？”

“你心里清楚，不是我挡你一把，你今天要闹出人命来呢！你说你那斧子举起来了，倒是砍还是不砍？砍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还不是一般的学生，那是老红军、农垦厅长刘聋子的儿子，今天就倒在血泊中。你不砍，你吓唬吓唬他，那是你吗？你想想，今天是不是我救了你？我给你免了一场大祸，免了一场死罪！你不谢我就罢了，还不让发车跟我们作难，有你

这么对待恩人的吗？你也是个不小的领导，老革命吧，咋能这么不通情理呢？”

那男人不吭声，歪着脑袋在想。

好说歹说，总算把那办事处主任的思想说通了，肚子不疼气也快消了，到了下午，终于同意发车了。哈皮在一旁叹气道：“没想到去谁都不想去的南疆，也这么难。”

“唉，有什么办法，”姬书藤说，“你说全中国还有比咱们俩去的地方更边远，更落后，更倒霉的地儿吗？喀什噶尔，克孜勒苏，不是沙漠就是山，咱们的命咋就这么苦啊……”哈皮无语。

下午五点，大轿车终于出发了。

二

第二天，车行在一个戈壁滩上，缓缓停在路边。司机喊了一句“下车放水”，车上的满共八九个乘客，便下了车去撒尿。那天倒是阳光灿烂，照得戈壁滩上的石头白光闪闪。那个大戈壁一望无际，没有一棵树，连个灌木丛也没有，无遮无碍。高天阔地，蓝天白云，痛痛快快地撒泡尿也是很舒服的事啊，哈皮说：“真想撒一泡洞庭湖那么大的尿，把这狗日的戈壁滩尿得长出原始森林来！”

姬书藤苦笑了一下，说那倒是解恨，可惜你没那个本事。尿完他目光一转，突然看到三十米开外一团奇异的白光，不是

石头，那是一个女人的屁股。阳光下，那屁股像一大块羊脂玉，一块白鹅卵石，温润、纯净，银光闪闪，勾人魂魄。大戈壁正像它阔大、粗粝的底座，反衬出这块白玉的细腻温柔。仅只一眼，他就感到了强烈的刺激，刚刚尿完尿的家伙立即就有了反应。上车时，他特别注意了一下那个大白屁股的主人，是个穿着一身黑衣服的农妇，相貌平常，看过去起码在四五十岁了。他暗自发笑，心想自己也是荒唐得可以，怎么竟能在三十米开外，被一个撒尿的老农妇的屁股一下点爆了呢？后来他想了想，也难怪，20多岁的人了，以前从来没见过啊。之后很多年，他也参观访问了各式各样的美女屁股，但是都没有那个黑衣老农妇的屁股印象深刻。那个无名者的屁股，在戈壁滩上散发着生命的气息和撩人性欲的光芒。一个那么普通的老农妇，在她的黑衣服下面竟然暗藏着如此异光闪耀的羊脂玉！

她在三十米开外空旷的大戈壁上脱下裤子，开始有些羞涩、迟疑，露出白花花的屁股和大腿的后半部分，这时反而果断，不管不顾地解起来。一股女人的味道在姬书藤的想象中飘散过来，是身体的气息，女人味儿，令他心神荡漾，把持不住了片刻。

“女人！”他开始品咂、回味这两个字，阴晦郁闷的心里闪进来一线亮光。地狱里只要有女人，那么地狱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有女人的地方就可以生存下去。他肯定有些女性崇拜，原因不就是他正年轻吗？刚25岁；另外就是他家里只有兄弟没有姐妹，从小他就奇怪，每天从哪儿冒出来那些女孩啊？神秘得很，一到晚上全不见了，无影无踪。她们似乎永远是干净的、活泼的，有教养的，不屙不尿不放屁，不说粗话，不抵

鼻屎，而且有相当一些还很聪明，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从小学到高中吧，他在她们面前有自卑感。他老是不能确定他在她们眼里是个什么样子，有时候他颇感自信、洋洋得意，一不小心又跌入自卑的深渊。

但是今天，他这种由于一个素不相识的黑衣农妇的白屁股诱发的女性崇拜，很快就被眼前的这个年轻女子粉碎了。姬书藤和哈皮正跟着这个女子走在满地碎石的戈壁滩上，不远处是一个客房。天尚未晚，阳光仍然白花花的溅在戈壁滩上，那女子提着一串钥匙在前头走着，骄傲地昂着头，好像是个公主。她穿了一件雪白的新衬衣，当然还穿了一条蓝裤子。这一套可能是过去她从来没有穿过的全新的装束，使她这个刚刚从农村户口转成城镇户口的村姑变得土洋土洋的，傲慢、无礼，还有一种故意做出来的厌烦，好像所有的男人都想调戏她。

她用钥匙串上的一个钥匙打开门，用下巴朝里努了一下。这时，姬书藤和哈皮的四只眼睛同时都发现了，她的身上，那件白衬衣上，至少有十几处血点，有暗红的，有新鲜殷红的，全是臭虫血。再看那间破土房子，半个顶棚塌下来，已经挨上地了。两张破床，蒿草已经高过了床沿。墙本来不白，墙上到处都是斑斑血迹，全是臭虫血！

“这怎么住啊，就是个臭虫窝嘛！”哈皮忍不住喊出来，“恶心死了！”

“嫌恶心别住么，戈壁滩上没臭虫。”那女子撇着嘴扔下这么一句，头也不回地走了。

“真把自己当公主啊，”姬书藤把话朝她扔过去，“一身臭虫血，真是臭美到家啦！”人家理都没理。

“不过也难怪，这么个鬼地方，人家年轻、不丑，又穿了白衬衣，看见她的男人眼睛里都冒血，那还不成了公主了？”哈皮似乎并不介意。

“那让你娶了她，你干不干？”

“行啊，让你呢？”

“我？我会杀了她！”

说着，俩人翻看了一下各自的枕巾被褥，太脏了。叹了一口气，发愁了。

“今天晚上咋睡觉呢吗？没法睡。”

“哎，哈皮你知不知道，除了咱们两个，还有谁分到新疆了？”

“有啊，”哈皮说，“我知道的就有茹仙古丽和司马义·艾合买提江分回了喀什。茹仙古丽你知道吧？”

“八仙姑嘛，高个子，黧黑面孔，一看就是新疆农村出来的维吾尔族丫头，朴实得很。不过你要细看，黧黑面孔上的眉眼也漂亮着呢。我就故意叫她‘八仙姑’，她不生气，只是笑。”

“数学系的司马义·艾合买提江呢？你还有印象吧，当时是咱们天山公社的头头。”

“怎么不记得，个子不高，皮肤白白的，汉语说得南腔北调，有时候像河南话，有时候又有点像山东话，嗓音尖高，有组织能力，做事很投入。”

“对对对，就是他。”哈皮说。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次造反派的‘星火燎原’要把咱们‘天山公社’赶出学校，弄来一群彪形大汉拳打脚踢，就像虎

人羊群。保守派哪见过这阵势，纷纷四散。司马义当时妄图稳住阵脚，在那儿高喊：“不要跑！大家不要跑嘛……”结果大家还是乱得像羊群一样收拾不住。”

“这就叫‘炸营’了，”哈皮说，“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要不怎么叫‘保守派’，心里没有仇恨，连我这么壮的不是也跟着跑吗。”

姬书藤说：“后来在图书馆围住一个‘星火燎原’的人辩论，那小子猖狂得要命，跳着脚口出狂言。我从他后面飞起一脚，不料这一脚准准踢在他的肛门上，半只脚都插进去了，隔着皮鞋都热乎乎的。那小子疼坏了，转了好几圈儿，哇哇乱叫。他也不知道究竟是谁踢的，回过头来，上去就给了司马义一个大耳光！”

“司马义没解释，偷偷看了我一眼，白白替我挨了打。”

哈皮说：“当时我也看见了，司马义这么做，确实够意思。我没想到他也分到新疆了。”

姬书藤苦笑：“人家是回家团圆，咱们是背井离乡，不一样呢。汉族就咱俩吧？”

哈皮“嗯”了一声不说话了。

越是往西走越绝望，这才走出去多远，就已经荒凉得不成样子。两人和衣坐在破床上。这时姬书藤和哈皮都深深体会到东和西这两个方向所代表的深刻含义。东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西是没落荒凉的极地，向西一步就是离太阳的温暖、春天的生机远一步，宁往东行十里，不向西挪一寸。而他俩正向着西边的尽头走着。这才刚刚开始，还有遥远的路程等着他们。

“克孜勒苏是什么意思？”姬书藤冷不丁地问。

哈皮说：“红水。”他也没睡着。

“喀什噶尔呢？估计你也不知道。”

“好像是‘顽固不化的人’。我也是听说的。”

姬书藤闷闷地想：“这两个地方，一个红泥汤子，一个顽固不化，现在正在远处，很远处，冷漠无情地、无动于衷地等着咱们，来不欢迎，走不拒绝，不知道等着咱们的究竟是什么？”

姬书藤问哈皮：“咱们这算不算‘发配’？就像《水浒》里写的那些人，林冲啊，杨志啊那些人？”

哈皮说：“咱们这是‘分配’，不是‘发配’。”

姬书藤说：“分到好地方、好单位的，那就叫分配；像咱们俩这样的，只能叫发配。”

姬书藤这天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弄不清班车走到哪里了，那些拗口的地名非常难记，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听过。他估计是靠近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了，这个号称“死亡之海”的地方，完全名不虚传。一靠近它，天马上就变昏暗了，明明是上午，顷刻间就变成了黄昏。隔夜浓茶一样的天色里，预示着某种不安和不祥，就像一场大战之前的宁静和死寂。日如紫，有风赤如血。

大轿车小心翼翼地在这条砂石公路上爬行，像一只预感到危险的昆虫，它孤零零地一边前进，一边有些迟疑，似乎有些拿不准进退。这时候，担心的那个家伙来了，沙漠里的风暴好像是从云里降落下来的，它像掠食动物那样先是藏在云里，它推着云层慢慢靠近、移动，它把那些云染得浑黄，像打碎的蛋

黄一样。然后，狂风从云端跳下来，一落地，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一片混沌，立即给你端上一幅世界末日景象！

姬书藤和哈皮坐在后边的座位上，眼睛盯着车窗外。被风暴吹动的流沙，像泛滥的山洪暴发，从汽车的车轮下面奔泻而去。黄沙滚滚滔滔，奔流不息，车就仿佛行驶在一片浑黄的急流上，骇人而又壮观。风暴给了它生命，短暂而疯狂。

姬书藤盯着看着，看着看着，洪水幻化成了无数只在风中奔跑的狐狸，其中也有一些黄鼠狼，还有灰色的，像野兔子一样的芨芨草，团团滚滚，漫无边际，狂奔乱窜。有时慌不择路，一头撞在车轮上变成碎沙；有时瞅准时机，飞快地从车轮底下钻过去……他完全没有想到，沙漠风暴有如此巨大的魔力，把几百米高的沙丘一掌打飞，变成眼前的万花筒。

风在筛沙子，不厌其烦地筛呀筛呀，从这里移到那里，又从那儿移回来。就这么筛了几万年、几十万年或者更长？整个一个塔克拉玛干就是一座筛沙场，没有人烟，也少有飞禽走兽，只有风，在独自不停地筛呀筛！人们当然是讨厌这一套的，恨它，诅咒它。人们喜欢雨，不喜欢风，称它为“风魔”。风是太魔性啦，它不理睬，还是不停地筛沙子。“以人类的眼界和心胸怎么能理解我呢？”风心里清楚，这样漫长时空下的大规模工程，人类是理解不了的，难道自然界有徒劳的事儿么？人类根本不知道，天行健，却从不做无用功，一切都是必须的，事物正在演化，它并不告诉你为什么。

极端低落的情绪这时反而开始好转，他感到了天地之间存在着的那股惊人的伟大力量，同时也朦胧地意识到自身命运的渺小、微不足道。